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 
第三八三回 雙飛燕敗走桃花庵 老褚標夜宿松林甸

話說雙飛燕正趕黃天霸，忽見天霸手這一揚，知道放了暗器，急急預備留神躲讓。哪知天霸的鏢，已到了面前。雙飛燕說聲：「不好！」趕著將身子向偏一讓，算是讓了過去。接著天霸又是一鏢打來，雙飛燕久知天霸是傳家的鏢法，百發百中，今幸將他第一隻鏢躲過，連著又是一鏢過來。雙飛燕知道難讓，正在打點主意，還想閃讓，那第二隻鏢已認定右足打到。雙飛燕即刻向上一縱，離地有三尺多高，那只鏢又被他讓過。卻好朱光祖已趕到雙飛燕背後，乘勢就是一刀，向雙飛燕連肩帶背砍下。雙飛燕知道朱光祖已至背後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已跳在一旁。朱光祖見這一刀落空，復進一步去砍。雙飛燕接住，又鬥起來。此時黃天霸又復上來助戰。外面褚標等了一會，見裡間毫無動靜，又不知勝負如何，因也提了樸刀，走了進去。轉過月亮門，早看見他三人在左首那方大院落內廝殺，正是殺得難解難分，不分勝負。褚標飛舞樸刀，一聲大喝道：「好小子！認得褚標麼？」話猶未了，已從人叢中砍殺進去。雙飛燕一聞此言，趕著留神，急撥開黃天霸的刀，順手還了朱光祖一鉤。正要撒腿就走，卻好褚標刀已經向面門砍到。雙飛燕此時可急了，將右手鉤一起，接住了褚標的樸刀，左手鉤先向朱光祖虛晃一鉤；朱光祖才待讓開，他便趁勢向黃天霸甩去。黃天霸不曾留意，肩膀上已被雙飛燕的鉤搭住了。雙飛燕見打中了天霸，一面攔住褚標的槍刀，一面使足了勁，就將搭著天霸的那把鉤，向懷裡一拉。天霸說聲：「不好！」肩膀上衣已被他拉下一塊來，幸喜不曾傷動皮肉，只將緊身衣靠卻拉破了一塊。朱光祖、褚標二人見天霸已中了雙飛燕的兵刃，便一齊擁上來，不分皂白，亂砍亂殺。雙飛燕見不是勢頭，當即抖擻精神，將褚標、朱光祖二人的三口刀分開，自己即從平地將足一頓，猶如一條黑影一般，立刻飛上屋簷，乘勢就揭起片瓦來，望下一摔。黃天霸、朱光祖見他上屋，他二人也就要趕了去，只見摔下七八片瓦，黃天霸、朱光祖略停滯了一刻，雙飛燕就在這些工夫，已撒腿躡房越屋，一溜煙逃走。等到天霸、朱光祖二人上了屋簷，急急趕下，雙飛燕已走得遠了，追趕不及。黃天霸還不肯捨，仍急急的向前面趕去。趕了好一會，不見蹤跡。

天霸道：「寺內不就這一片地方，這忘八羔子走向哪裡去了？」

原來雙飛燕上房簷後，他便到方丈內尋住持和尚，要與他說話。

不意和尚不在方丈，他只由方丈之內牆上越躡而去。黃天霸等又尋了一會，仍然不見他，只得屈怏怏而回。下了房簷，仍請朱光祖分頭去趕，他亦用力趕去，只不見個蹤影，未免心下不樂。此時已將五鼓，大家見捉不住雙飛燕，只得齊回方丈，歇息片時。

那方丈卻備了許多早點，請他們受用。黃天霸等殺了一夜，正在腹中饑餓，卻好和尚備出點心，正可以療饑。於是大家吃了一飽。此時業已天明，三人穿好外衣。天霸道：「咱們這會兒向哪裡去呢？可恨雙飛燕這廝，又被他逃走，甚是可惜！不免往後又是費周折了。」褚標道：「這也沒法，只好再為查訪，能將他的住處訪明，那就容易設法了。咱們此時，只好先向連環套打聽御馬的消息，再作道理。」天霸答應，便與朱光祖三人，一齊出了桃花庵，直往連環套而去。沿途趕趕，戴月披星。這日，因貪趕路程，過了投宿之處，無所止宿。褚標等三人正在猶疑，打點主意，忽見東北角有座松林，勁節參天，濃蔭匝地，約有千萬株松，卻是好個所在。就從松林裡面，隱隱的露出燭光。天霸道：「那松林內定有人家，咱們到那裡借宿一宵。」於是三人走了一刻，進了松林。只見松林內有三五人家，茅舍竹籬，頗有脫塵之概。黃天霸仔細看見末了一家，屋內尚有燈光。即向褚標說道：「那家定未睡覺，你老前去打門。」

只要將門打開，有人出來，見了你老偌大的年紀，與他商量借住一宿，定然應允。若是小姪前去，他們見了少年的人深夜前去借宿，斷不敢相留。」朱光祖道：「黃賢姪這話倒說得不錯。」

褚標哥就去打門罷！」

褚標答應，即走到有燈光的那家門口，先用手在大門上拍了兩下，只聽得裡面有人問道：「夜晚更深，哪個前來打門？」

有什麼要事？」說著，好似走出來開門的聲音。少刻，只聽裡面先把門門拔下，又聽吱呀一聲，門已開了。裡面走出一個老者，蒼顏白髮，約有六□歲開外年紀，手上執著一個手照，先將手照向門外一照，口中問道：「是哪個到此敲門？有什麼事？」褚標見問，便上前先拱了一拱手，然後說道：「老丈，是俺等驚擾。只因貪趕路程，走過宿頭，無處落店。故此冒昧到府，意欲奉商暫宿一宵，不知尚肯容納否？」那老者先將褚標上下打量一回，見他也是白髮蒼顏，與自己年紀訪佛，諒非歹人，因說道：「寒舍蝸居，恐不堪老丈下榻。既然無處投宿，有屈一宵，諒也無妨。」褚標便謝道：「既蒙老丈相留，已是感激之至。但某尚有同伴二人，現尚在林外立等，未知老丈尚可一齊容留否？」那老者道：「貴同伴的現在何處？就請老丈將二位請來便了。」褚標見那老者已經答應，心下甚喜，當下就將朱光祖、黃天霸邀來，一齊進內。那老者將大門關上，手執手照，在前引路，過了院落，便是三間客堂。那老者將手照擺下，便請褚標等坐。褚標等三人也就與老者行了禮，然後問道：「老丈尊姓大名？某等多冒昧，尚乞弗罪！」那老者道：「某複姓東方名亮。相逢萍水，亦人之常，何罪之有？尚不曾請教三位尊姓大名，仙居何處？」褚標道：「某姓褚名標。這位姓朱名光祖。這位便是姓黃名天霸。現同在總漕施大人標下。只因近來往北直一帶訪案，貪走路程，因此造府投宿，得見尊顏，這真三生有幸了。」那老者聽了褚標這番話，當下驚訝問道：「原來就是諸位英雄，某聞名久矣！惜未能一見尊顏。今見尊顏何幸如之。但有失迎迓，尚求見宥。」當下謙遜了一回。東方亮即起身向褚標說道：「失陪片刻，便即出來。」褚標道：「請從尊便。」東方亮轉身入內。原來他進去喊了人烹茶造飯，款待褚標等人。不一刻，復又出來向褚標道：「諸位沿途辛苦，戴月披星，想尚未用過晚飯。某已辦了水酒，請英雄能賜光麼？」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